

## 目录

员摇面罩和通气管 .....	(员)
圆摇恶作剧 .....	(员)
猿摇头盔里的蝎子 .....	(圆)
源摇水中呼吸器 .....	(猿)
缘摇巨鳗 .....	(源)
远摇潟湖奇观 .....	(源)
苑摇鲨鱼危险吗? .....	(远)
愿摇铁人 .....	(苑)
怨摇猎宝 .....	(愿)
员摇沉船之谜 .....	(员)
员摇夜潜 .....	(员)
员摇吃人的蛤 .....	(员)
员摇海底葬礼 .....	(员)
员摇绑架 .....	(员)
员摇海底激战 .....	(员)
员摇台风 .....	(员)
员摇火山的召唤 .....	(员)



## 1 摇面罩和通气管

华丽小巧的“快乐女士”号船，在南太平洋极乐环礁岛——特鲁克群岛的潟湖停泊。

在潟湖的四周高高地耸立着小岛，不管高处和低处都长着茂密的椰子树、面包果树、芒果树及九重葛。

特鲁克环礁湖有 ~~四个~~ 四个岛屿。浩瀚的环礁有 ~~源~~ 源海里见方，是大洋里名副其实的湖，周围是一圈环礁。珊瑚礁有四处裂口可容船只进出其间。

“快乐女士”号船下，水清澈见底，从船栏上往下望去，哈尔和罗杰可以清楚地看见水深十几米的海底深处美丽的珊瑚花园。

他们是兄弟俩——哈尔十八九岁、罗杰十三四岁，父亲约翰·亨特是著名的动物收集家。经许可，他们有一年的假期帮助父亲进行某些探险活动。整个夏天他们是在亚马孙丛林和太平洋度过的，为动物园和马戏团收集野生动物和大型水中动物——这些活动已在《亚马孙探险》和《南海奇遇》中叙述过。

现在他们准备探索海底。他们的父亲准备对这两兄弟进行博物学实际教育，并把他们安排在海洋研究院。

为研究水中的庞大动物的习性和猎取标本，该研究院为“快乐女士”号配备了潜水钟、水中呼吸器、海底照相机和其他深海作业设备。研究院安排科学博士鲍勃·布雷克指导工作。

# 哈尔 罗杰

## 冒险记

深寒刺骨，冰天雪地，寒风呼啸。

布雷克博士看上去与其说像个科学家，不如说更像个救生员。他的皮肤，除黄色游泳裤覆盖的地方外，都晒成了深赤褐色。他肩膀宽阔，胸肌发达，臂肌强健，这一切证明他是一个游泳健将。他表情丰富，头脑机智，可这会儿却脸色阴沉，坐在舱口盖上，仔细端详着船栏边上的兄弟俩。

他在想：“我为什么……为什么非要把这两个业余的家伙拉来不可呢？他们对于深海潜水懂多少？恐怕他们下水最深不过澡盆底而已。”

他从头到脚打量着哈尔。

他不得不承认：“这是个男子汉了，不到我年龄的一半，块头却比我大。他是个稳重、聪明的小伙子，弟弟也挺讨人喜欢的。但这都不足以使他们成为深海潜水员。唉！如果我非要当幼儿园教师不可的话，那只好现在就开始了。”

他对兄弟俩喊道：“我们第一次潜水课现在开始。”

哈尔和罗杰高兴地走到舱口，船长艾克靠过来，站在高空作业台上。正用砂纸打磨桅杆的年轻的波利尼西亚水手奥莫也停下手中的工作，仔细倾听。

布雷克博士说：“你们知道，地球表面百分之七十是水。大部分陆地已被人们探索过，而水域才刚刚开始，海下世界还有待发现。今后 ~~几年~~ 年间的伟大探索将在大洋深处进行。

“科学家们曾经做过这样的尝试：把网放下去，然后通过研究进入网内的鱼类及海草来弄清大海深处生物的活动情况，这是一个很笨拙的方法。好办法是人下到海底亲

摺

自观察。不过，由于老式的潜水服笨重而危险，这可不那么容易。

“最近有一些了不起的发明使我们有可能深入海底，而不会感到不舒服。一个是通气管，一个是水中呼吸器，还有潜水钟和海底滑橇。

“这些东西我们船上都有。我要你们做的工作是：熟悉它们的用途，以便能协助我的研究工作，考察海底生物，进行水下摄影以及捕捉标本。我知道，在你们父亲的动物生意中，你们受过关于动物学的一些训练。我也听说你们在亚马孙和太平洋探险活动中干得不错。”

哈尔和罗杰脸上露出得意的神情。布雷克话锋一转，接着说：“但那些或许派不上什么用场，这次工作的关键是要能潜水。你们有多少潜水经验？”

“少得可怜。”哈尔老实地说。

“我猜对了。现在我首先要你们做的是从舷侧跳下去，让我看看你们能潜多深。如果你们感觉耳鼓疼，就马上上来。第一次能潜一米多深就算不错了。”

罗杰一下跳到船栏上，他要给这位持怀疑态度的教授露一手。他将为自己躬身入水的拿手好戏感到十分自豪。但是，布雷克拦住了他。

“等一下！不要跳下去，那样会把鱼吓跑的。”

“还有其他方法吗？”罗杰有点困惑不解。

“像老太太走路那样，轻轻入水，不要发出溅水声。”

哈尔和罗杰很轻松地越过船栏进入环礁湖，不见丝毫水花。然后，他们头朝下向深处游去。

布雷克博士大吃一惊。他原以为这兄弟俩只能潜一两米

# 哈尔罗杰

## 历险记

深寒北国历险记 全套共七册

深，然后就会挣扎着露出水面大喘粗气。然而现在，他们却平稳地划着水，向深处游去。猿米，源米，缘米，直到两百多米深的海底。

他们的朋友，一身棕色皮肤的奥莫自豪地看着他们的表演，高兴地盯着吃惊的教授。奥莫本人并不感到吃惊，因为他清楚地记得，他的两个同伴在上一次的探险活动中捞珍珠时学到了潜水的本事。

布雷克博士从船舷扔下一条绳子，弟兄俩像海豚一般迅速地跃出水面，抓住绳子，攀上甲板。

他们躺在阳光下，喘着粗气，面带潜水后的疲劳，等着布雷克博士说句赞扬的话。但他们的指导教师并不赞成给予过多的表扬。

他说：“刚开始，还不错。不过，如果先反弹一下你们会游得更好一些。”

“反弹？”哈尔询问道。

“这样。”

布雷克越过船栏平稳地进入水中，慢慢游到潟湖大约四米深的地方。他身体不断下沉直到仅能看到他的一束棕色头发为止。只见他的手臂和腿猛然一伸一蹬，说时迟那时快，他的半截身子已露出水面，随后又下沉到两三米处，身体依然保持直立姿势。然后，他头朝下飞快地游去。当他突然跃出水面，手里拿着从湖底珊瑚床上摘下的柳珊瑚时，你简直觉得他也就能游完水面到湖底的一半距离。

哈尔和罗杰意识到，有这样一位既能言传又能身教的潜水大师，他们真是交了好运。摇摇布雷克攀上甲板，他

呼吸正常，看上去十分平静，就像只潜了圆米而不是圆米。

他说：“好，现在上第二课，你们用过通气管吗？”

兄弟俩摇了摇头。布雷克打开一个箱子，取出面罩、鸭脚板和通气管。

“那你们就试试吧，”他说，“把它们戴好。”

兄弟俩对面罩和鸭脚板并不陌生，很容易地就穿戴妥当了。

但对通气管却无可奈何！他们好奇地查看这一装置。这是一个约 20 厘米长的塑料管，像一条一端向上弯曲另一端向下弯曲的蛇，其中一端有一个套口管。

“把它放进嘴里，橡皮凸缘要放在嘴唇后面，牙齿紧紧咬住这些小橡皮块。这样，头在水里也没有关系，你仍然可以呼吸，只要管子的另一端在水面上。”

罗杰提出异议：“可是，如果大海波涛汹涌，海浪淹没通气管，那不是要吸水而不是吸气了？”

布雷克说：“看到顶端小盒里的乒乓球了吗？当浪打来时，球就被抛上去，通道被关闭，不会有水进入管子。当浪退去时，球就会落下来，你就可以再次呼吸了。实践一下你就知道了，你甚至根本就感觉不到。”

“用一个通气管可以在水下待多长时间？”

“如果你喜欢的話，整天都可以，就像平常呼吸一样容易，唯一的区别是：你是用嘴而不是用鼻子呼吸，不需要特别的本事，很多打鼾的人每晚都是这样。”

“为什么把这种东西叫通气管呢？”罗杰想知道原因。

“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德国一种 戛型潜水艇上都有

一个把空气送进潜艇的管子。我们也利用了这种原理，只不过简化了。”

这位潜水大师穿戴好面罩和鸭脚板，选了一个通气管。“我教你们怎么用。”他把橡皮套口管咬在嘴唇后面，翻过船栏，平卧水面，脸朝下，头部几乎完全浸入水中，只有后脑勺露出水面。通气管的顶端像一条海蛇的头伸出海面。

当细浪淹没“蛇头”时，管齿控制的球一下子升上去了，关闭了通道。布雷克懒洋洋地游着，透过面罩窗欣赏着身下的珊瑚园。后来他又下潜，当通气管上端浸入海里时，水压迫使球进入通气管的顶端。而当他上升，通气管露出水面再次进入空气中时，球又离开，他又可以吸气了。

有一刻钟时间，布雷克就在水里游来游去，但从未把脸露出水面。

攀上甲板，他说：“就像躺在床上一样自由自在。试试吧，一次一人。”

“我先来。”罗杰急切地说。

他用嘴唇和牙齿咬紧通气管套口，滑进海里。

他像布雷克那样脸朝下浮着。但是，老习惯太顽固了，就像以往总是在水下一样，他屏住气，然后，把头伸出水面吸气。但是当他刚刚张口呼吸时，通气管就脱落了。他可以听到布雷克的骂声。他重新把套口管放进嘴里，提醒自己，有通气管确实可以在水下呼吸。

他小心翼翼地把脸浸入海里，一动不动。他企图用鼻子呼吸，但由于盖着眼睛的面罩也盖着鼻子，他吸不到气，反而使面罩把脸贴得更紧。

对，他应该用嘴呼吸。他试了一下，空气很容易地进入

肺里。他一次又一次地呼呀，吸呀……啊！根本没有什么了不起，忘记你是在水里就行了，忘记对大海的恐惧，同大海交朋友，在大海的怀抱里充分放松。

他感觉轻松多了。虽然仍觉得在水下呼吸新鲜、干燥的空气有点不可思议，可他现在的呼吸得很正常。尽管他是一个游泳能手，但他总是要同大海搏斗：为呼吸而搏斗，为不使水进入鼻腔而搏斗，为避免呛水而搏斗，为不下沉而搏斗，为潜泳而搏斗，为劈浪而搏斗。

而现在没有了搏斗。他的四肢舒展而轻松，平卧在像羽绒床一样暖和的热带海水里。他知道上面有浪，因为在他下水之前，他看到了。但是现在波浪只不过泼溅在身上，他除了有一种摆动的感觉外，什么也感觉不到。偶尔波浪会把通气管淹入水中，小球就会堵住吸管，而这仅仅是一瞬间，很快他又可以呼吸了。没有多久，他甚至连这小小的中断供气也注意不到了。

他想，这同脸朝上漂浮在水面上是多么不同。仰泳时你一刻也不得安宁。你必须随时留意，唯恐波浪淹没你的脸，使你呛水、窒息而咳嗽、作呕。你不能向下看，除了空旷的天空什么也看不到。你必须使肺部有足够的空气，如果你的脚像罗杰的脚那样重的话，你必须尽力使脚不下沉。

脸朝下平卧着，就没有这些麻烦。他不明白为什么他的脚不下沉，也许是他的头完全浸在水里的缘故吧。不管怎么说，他一生中从来没有这样舒服过，他的身体的每一部位都被支撑着。最好的弹簧床垫也不能支撑得如此平稳。

他没有游，他在休息，四肢一动不动。当然，谁都可以，无论任何人，即使一生中一次泳也未游过。你要做的仅仅是平卧着就行了。

如果你想动，也不需要学专门的游泳动作。你可以手脚并用采取狗刨式，或者，如果有鸭脚板的话，不管你怎么蹬，都可以把你推向前。那就试试看，他狗刨式游着、蹬着，在水里很平稳地移动着。

对于初学游泳的人熟悉水性，这是再好不过的方法了！  
 害怕是初学游泳者最大的障碍。由于害怕淹死，就不会注意游泳姿势。运用通气管，就不会害怕，而且会不慌不忙、认认真真做好游泳动作。

狗刨式把他带到潟湖的浅水部分，珊瑚园仅在他身下大约猿米处。就像在直升飞机或在“魔毯”上，他漂浮着俯瞰这迷人的景致。

在他身下，珊瑚峰像城堡一样耸立着，上面有很多孔，看上去就像城堡的门窗。其他更像漂亮的宫殿，鱼类穿戴着可与古代骑士和宫女媲美的花花绿绿的服装，在这些城堡和宫殿里进进出出。

城堡似乎长满了苔藓，爬满了常青藤。罗杰知道，这些来回摆动的东西，看上去就像花草和蕨类植物，其实大部分都是动物。

真正的城堡哪里有过如此艳丽的装饰！许多颜色在陆地世界极少见到，有不少甚至叫不出它们的名字。

现在“魔毯”把他带到树状鹿角珊瑚的上方，至少它们看上去像树。但是，他知道这些树干和树枝是由数以百万计忙忙碌碌的小珊瑚虫建造起来的。有一个他把它命名为脑形



珊瑚的巨大圆状物，其表面的褶皱就像人脑的沟回。

他在哥哥有关大海生物的书里见过这些珊瑚。但是，对于每一类他能叫出名字的东西，就有**一种**对于他来说是完全神秘的，他决定好好研究研究它们。

他确实认识海胆和针鲑，能够在它们上方漂浮而不必在环礁湖底穿行，他感到很兴奋。它们密密麻麻地躺在湖底。那些海胆有几十根又黑又长的刺，针鲑白色的短刺像一根根针一样。假如不小心用手或脚碰到它们，就要疼上几个星期。而那些扎入你肉中的刺会断在肉里，必须得挑出来，而毒液会使伤口化脓，而且很疼。

他漂过了一个珊瑚尖塔，塔顶上有着华丽的金紫色的花，这肯定是真正的花了，它有几十片微卷起来的花瓣。他探身去摘，那些花瓣都缩了回去，花不见了。他这才意识到它们原来是海葵，那些花瓣是它的触须。这些触须专门用来捕捉食物，然后把它们送进它那永远吃不够的嘴里。

五光十色的鱼更使他眼花缭乱。扁鲛、蝶鱼、鹦嘴鱼，还有十几种他叫不出名目来，有粉红色的，有蓝色的，有棕色的。还有一大群亮晶晶的小黄鱼毫不畏惧地靠近他的面罩，对他好奇的程度不亚于他对它们的好奇。有一只甚至抵着他的面罩玻璃想看个究竟。

罗杰看到一条大鱼向他游来，顿时他感到一股凉气直透脊梁骨。他现在还看不清那是个什么东西，可能是条鲨鱼或是一条大梭鱼。

然而，他马上就看清了那个怪物，原来是他哥哥。

哈尔戴着面罩、通气管和鸭脚板，另外还带着一样东

西使罗杰羡慕极了：那是一枝水下用猎枪。布雷克博士给他们看过这玩意儿，他们对其价值和价格都感到吃惊。这种专打大猎物的水下猎枪是用二氧化碳气罐起动的，装一次可打**逐次**。它的后座像手枪，前把却又是机关枪型的。长长的枪筒可射出有倒钩的箭，箭和枪是用**缘米**长的线连接在一起的。所以，只要你握紧手里的枪，被射中的鱼就不可能跑掉。

哈尔慢腾腾地游着，搜寻着猎物。不一会儿，他看见了一条很大的灰色新西兰真鲷在珊瑚枝之间游动，他马上瞄准，开了枪。

好枪法！箭射穿了那条鱼，从鱼身的另一侧露出头来，由于有倒钩挂着，那鱼跑不掉了。

被打中的鱼马上掉头逃跑，却被那**缘米**长的线给拖了回来。哈尔感到鱼拉得很猛，但他死死抓住枪不放。

鱼在那一头拼命挣扎，晃动着的枪碰掉了哈尔的面罩，掉进了珊瑚丛中。

失去面罩，哈尔看不清楚了。由于被挣扎着的鱼拖到了水面之下，他也无法呼吸了。为了避免被鱼拖着到处走，他干脆下到了湖底，抓住一根珊瑚坚持着。

罗杰游过来帮忙了。他好像听到一种低沉的轰鸣声，但他没停下来去想这或许是摩托艇来了。他全神贯注于水下这一幕。

他也没有听到布雷克博士的喊声。此时，博士正在“快乐女士”号甲板上暴跳如雷，拼命地喊着。水上的声音是传不到水中的，假如罗杰有一只耳朵在水面上的话，他也许会听到喊声，但此时他整个头部都在水下。

摩托鱼艇上的红种人停止了吵闹和歌唱，注意听“快乐女士”号这艘纵帆船甲板上人的喊声，可他们不懂英语，不知道布雷克在喊叫什么。忽然，他们中的一个人看到了罗杰露在水面上的通气管的一头儿，可一切都太迟了。

哈尔虽然在和真鲷搏斗，却注意到了移向罗杰的阴影，并听到了螺旋桨的搅动声。游向哈尔的罗杰直朝着那条能要人命的船体撞了过来。

哈尔马上向他弟弟游过去，但由于手中鱼的拉力，他几乎游不动。现在要么是保鱼枪，要么是救罗杰。他当机立断松开了枪，那条灰真鲷拖着贵重的鱼枪游走了。

哈尔冲向罗杰，使劲把他拖开，自己则立刻低头下潜，但还是没有来得及躲开船的铁龙骨。船龙骨正对他的头撞了一下，从他身上擦过。他失去知觉前的最后一闪念是：螺旋桨的叶片要把他搅成肉泥了。幸亏船上的人们已关了发动机，慢下来的螺旋桨叶片仅仅是擦了他一下。

罗杰马上游向失去知觉的哥哥，把他的头托出水面。布雷克博士游过来了，渔夫们也跳入水中救护。在渔夫们的协助下，布雷克和罗杰一起把失去知觉的哈尔移向纵帆船，把他拉上了甲板。

布雷克摸着哈尔的脉搏。

“只是撞昏了，他会醒过来的。”

他下到舱底拿来药和绷带处理哈尔身上的伤口。罗杰和当地人把哈尔脸朝下放到绞盘上让他吐了些水。哈尔开始大口喘气了，他睁开眼，从布雷克博士近在咫尺的脸上读出一种不容误解的厌恶的表情。

“对不起。”哈尔说。但布雷克并不理睬，他弯下腰开始



给哈尔伤痕累累的身体进行包扎。

哈尔羞愧得无地自容，简直想透过甲板沉下水去。他丢了贵重的枪，丢了面罩，丢了鱼，没及时注意到水面的船。他和罗杰太无能，他们还想在探险队头头面前露一手呢，现在却把一切都搞糟了。

哈尔想，博士现在随时都会大发雷霆，骂他们无能。他甚至希望博士快点爆发，那要比看他忍着这满腔怒火舒服一些。

布雷克横眉竖眼，但沉默不语。那天他几乎什么也没说。

当晚，大家都上床之后，布雷克说：“哈尔，明天上午你到机场去一趟，接七点钟的飞机，英克罕姆要来了。”

“英克罕姆？”

“我没有跟你讲过？离开檀香山前我安排叫他来的。他年龄和你差不多，但确实确实有水下工作经验。我看到过他潜水，确实不错。”

布雷克沉默了一会儿，又接着说：“有一个知道自己的脑袋瓜儿长在哪儿的人跟在身边或许会好一些。”

说完这句尖刻的话，他转身入睡了。

哈尔一夜未眠。

## 2 摇恶摇作摇剧

# 哈

# 尔

# 罗

# 杰

历  
险  
记

太阳刚刚升起，哈尔就把小船放下水，小船尾部安放了一台舷外马达。哈尔跳进小船，发动马达，沿着潟湖飞驰而去。

这是一个令人心旷神怡的早晨。阳光灿烂，湖水清澈，平滑如镜。湖底的珊瑚园五光十色，数千米高的绿色岛屿直耸云霄，远处海浪撞击在巨大的环礁湖的礁脉上，溅出白色的浪花。

这样的早晨，这样的景致，任何人都会陶醉其中的。可是哈尔却毫无兴致，他仍为前一天所受的耻辱而伤心。他本想成为布雷克博士的得力助手，但布雷克却认为他是一个大傻瓜。哈尔几乎都要认同他的看法了。他确实弄巧成拙，出尽了洋相。而现在一位新人要来了——一位布雷克可以信赖的人。

英克罕姆这名字总使他感到有点奇怪，他以前在哪儿听到过这名字呢？这是一个古怪的不太常见的名字。他极力回忆在校的日子，但毫无结果。他能记起的只是这一名字曾和某些不愉快的事情联系在一起。

到那个大岛——莫恩岛的机场有 160 海里的路程。小船疾驶过一群小岛，经过了大塔瑞克、帕拉姆和佛范，然后沿着达波伦海岸飞驰。达波伦海岸上到处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留下的废墟。莫恩岛上有个美国海军基地和飞机场。

哈尔刚刚把船靠上码头，爬上岸，就看见一架飞机轰鸣着从东方飞来，在机场上空盘旋。飞机还在跑道上滑行，哈尔已到了机场。

几个穿着海军制服的人走了出来，然后一个穿便装的年轻人出现了。

哈尔第一眼就已经开始讨厌起了这张面孔。肯定在哪儿见过，那种机敏、狡猾、奸诈的表情他是不会忘记的。

新来的人停了下来，四处张望。哈尔迎了上去。

“你叫英克罕姆吗？”

“~~杂~~援~~运~~英克罕姆，为您效劳。”

此时哈尔记起来了，“怪不得，我知道我认识你，你是斯根克。”哈尔说着，把手伸了过去。

斯根克冷淡地握住了他的手，淡淡地说：“那么你是哈尔·亨特了。”他似乎一点儿也不因为碰见熟人而兴奋。

为了缓和气氛，哈尔说：“噢，走吧，我帮你提包，船就在那边。”

穿过机场时，哈尔的记忆一下子飞回到了几年以前。那时，他和斯根克进了两个对手学校。斯根克的姓是塞尔维斯特，他不喜欢这个姓，所以总自称~~杂~~援~~运~~英克罕姆。但同学们嫌这拗口，就把这两个缩写字母和他的名字的前三个字母连在一起，给他起了个译名：斯根克。

哈尔非常清楚为什么斯根克不高兴碰见知道他中学表现的人。他中学的所作所为不那么光彩：由于不正当的行为，他被开除出足球队；由于考试作弊，他被停课；他还差一点儿杀了生物老师，那个事件曾经轰动了全城。

当时那个老师因为一架显微镜被窃，严厉地惩罚了斯

根克。为了报复，他把一条响尾蛇放到了老师的口袋里。那条蛇虽然只有几厘米长，却是一条真正的响尾蛇，咬一口就可致命。老师把手伸进口袋，被咬了一口，住院三天，差点儿丧命。

**哈** 斯根克被开除出学校。此后，他家搬到了另一个城市，那里没人知道这些往事。

**尔** 现在想不到碰上一个了解他过去底细的人，难怪他不高兴了。

**罗** 哈尔没话找话：“你认为我们的潟湖怎么样？”小船在葱郁的岛屿中间蜿蜒滑行，这些岛多彩多姿，就像绿色琉璃宝塔上镶满了各色的花果。

**杰** 斯根克一边向四周张望，一边嘴里叽里咕噜着。

哈尔猜得到斯根克在想什么，他怕哈尔会揭他的短。

我会讲吗？哈尔自己也说不清。博士有权知道他雇到船上的都是些什么人。而这个家伙早晚会的惹是生非的，他也许还会毁了这次探险。如果我现在就让布雷克博士了解这一点，也许可以防止将来出事。因为假如布雷克博士现在就知道了，他就会把斯根克解雇，至少他不会把斯根克摆到我前边。让斯根克在我头上作威作福，我可受不了。

但他知道自己不会讲的，甚至对罗杰也不会讲。罗杰不会记得斯根克，那时他还小着呢！

也许斯根克已改好了，也说不定现在还挺好的。得给他一个机会证明他的行为。

“我说，斯根克，”哈尔开口了，“我不知道怎么说才好，你我需要相互理解。”

斯根克疑虑重重地看着哈尔：“什么理解？”

“你中学时代运气不佳，但你不必担心我会多嘴多舌。”

“那时对我太不公平。”

哈尔想了一想说：“我好像觉得你得到的还不止是公平的待遇，斯根克。你本来会因企图谋杀罪而受审的，但你的老师不愿控告你，他甚至连医疗费用也自己付了。他坚持说你所做的事不过是个恶作剧。”

“本来就是这样，”斯根克嘴巴还挺硬，“玩笑而已。”

哈尔说不出话来，他只能呆望着这个把杀人或者几乎置人于死地看成是玩笑的流氓。他想到以后的日子，以后水下的工作，即使没有这种玩笑者参加也是够危险的啦！但这次探险的机会却不能错过。

“我想告诉你的是，”哈尔说，“你这次会得到公平的待遇。”

斯根克一听就叫起来：“亨特，别装模作样了。你算老几？敢像老子训儿子一样对我说话？我自己的事我自己会处理，很快我就会连你也管起来。你和你的布雷克加起来也没有我懂得海底的事情多。一个月内我就会成为这次探险的头儿，别管我的事了，关心一下你自己吧！假如你不傻，现在就快滚蛋。若不走，你就准备着按我的命令行事吧。而我的命令不会总是让你顺心的。现在我们互相理解了吧？”

“我想是吧。”哈尔回答。他坚定的目光直盯着他的同伴狡诈的眼睛。“你想和我作对，好吧，这既然是你的愿望，那就走着瞧吧。”

他们靠上“快乐女士”号，上了甲板，布雷克在船